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二)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二)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  
五年秋

##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

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似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寬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瀆于無由為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為紀之誤未為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

注據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

臧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

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

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

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

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郟。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闕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郟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叩部。矧。呼難。重言之。从叩。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與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弑

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柔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柔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試。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

州吁事近。故据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

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段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

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踵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贛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卽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

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河以爲國。卽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

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

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

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井傳云：以人爲苗，以臂爲席，以鞞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覲禮尙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子，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鄒子過于防，此婦呼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

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觀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觀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常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子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卽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

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翬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

須別異之也。翬，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翬者何？公子翬也。

〔疏〕以入桓稱公子。〔疏〕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

貶曷為貶。

〔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弑公也。

〔注〕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弑公也。

〔疏〕穀梁傳：翬者何？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閒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詰弑，雙聲為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翬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繡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善，斯去氏為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臣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弑公奈何。

〔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釐曰：曷



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疏〕

公羊

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為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實詩曰無庶子子憎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象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蕓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即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為詳

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

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問

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

吾使

脩塗裘吾將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

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為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為也〔疏〕

魯世家又

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

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豈何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筭。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綬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

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

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即說文詁字之省。說文。詁。扣也。如求婦先詁發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

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已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符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

吾不反也。〔疏〕

魯世家云。揮乃反。謂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疏〕

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

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

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碻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倘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

隱公者公羊子  
從後加之也。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

者也。男曰覲。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圍館于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鶯氏。立桓公。魯世家略同。○注

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伊氏。賂伊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覲。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鍾巫尹氏所主。即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覲稱。呂覽修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覲。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覲。說文。巫部。覲。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覲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覲。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注。巫覡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

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醜。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碯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

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卽濮水。按水經。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涓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卽哀二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卽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

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碯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石碯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即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下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即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碯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為討賊者。張義所謂責備賢者者也。

### 冬十有一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

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為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為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為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



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

立之辭。〔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

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据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

人人欲立之。〔疏〕

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

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也。然則孰立之。石碣立之。〔疏〕衛世家云。石碣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碣立之也。校勘記云。碣。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碣作踏。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碣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碣。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碣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

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伊氏。明伊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

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

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

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

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宜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宜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

也。○注大圍筭例月。○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衆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

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段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

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据浚洙也。

### 〔疏〕

注据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

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

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

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為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為登。與升同義。說文才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為登。走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為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即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狸。狸又轉為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長鄰戒也。九章曰。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薰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

也。〔疏〕

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一斤為萬錢。則百金為百萬錢矣。

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素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閉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十全為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為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按此即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為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玉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斤。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

毛本同鄂本。因作網。釋文。障作郭。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罾學之屬。所以屬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

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

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

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

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



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均。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燻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貲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

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

注蒍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蒍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萊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棠。詩魯頌闕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卽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濟。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卽常也。闕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

注。據杜注。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境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

舊疏云。卽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弒。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 秋衛師入盛〔疏〕

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郕。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郕皆从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郕都。又岡縣西南有盛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按。廩丘在范縣。岡與剛父。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滅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

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

注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

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棫櫜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爲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馮氏景解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

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篤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探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畫，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荅臨頌，謂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 將尊師

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麇咎如是也。〔疏〕

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麇鄂本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廡，此誤。宋本廡字剜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

入盛是也。〔疏〕

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

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年冬。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大小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

通義云公伐鄭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即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人事止次不自往遺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乘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入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抵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

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千序云。斯千。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千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西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

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郝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緦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緦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筮。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緦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祀而釁。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孽。釁廐。秋官。則士師。凡刳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騶。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刳字。珥卽珥字。用毛牲者。刳。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叢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禩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獻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貴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啓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卽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卽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卽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耐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耐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以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 桓未君。則曷爲祭

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

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踰

年君無子卽不廟。況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

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

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

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為桓立，尊其母為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致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為夫人，斯失矣。禮，妾耐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性而耐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為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為王母乎？經所護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讎之，僕矣。

###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

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

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皇，故書為翬，元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翳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繪，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倣上之辭〔疏〕

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

此爲義也。做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

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

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

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

注六人至

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櫛。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威，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

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

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即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

者。衆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約此經爲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佾。蓋古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疏〕

通義云。願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傳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篇公劉箋云。郃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郃。明爲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

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玉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爲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

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百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圍塹臺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疏〕

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慮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襲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

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雖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

也又月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公周公〔疏〕

注據經至周公○見桓八

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

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

者言之〔疏〕

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失幷反一云當作邾古洽反王城邾鄆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

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

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

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

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

復設二伯何欲使緇陟也三歲一闋天道小備故二伯緇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

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擇政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閒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尙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未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王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

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馬、司空，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璧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擊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

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

前此矣，前此

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

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

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

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未言。初可知。〔疏〕

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樂者是也。

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紀履繡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際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佾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佾。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佾。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佾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徧舞八佾。今於

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卽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瀆。則武舞矣。此實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養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行。通義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竇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

也。其實天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和。樂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以爲湯作濩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郭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

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藍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翽。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徵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性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玉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豆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僅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



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濫邪志。適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草創初定。未遽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簫。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闕本。監本同。毛本作濩。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箛。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咸。大馨。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庚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馨。摯。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闕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闕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讀曰類。是卽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籥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徽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韶。樂之樂也。故韶者。韶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成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成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成。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成。然則成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成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成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成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

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五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藝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卽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曰：○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敵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寡妾桓母，隱卽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

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

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晉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 螟〔疏〕

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或食節賊，食根蠹，唯齊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稟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爲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好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名蠶難辨。有此卽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蠶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蠶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蟻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僉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

禁民之所致〔疏〕

注災者至至者○災。閩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灾。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

膏。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韋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擊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潛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閩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蟻賊蠹。皆政食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瀆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嘗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舍孽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督。以生蠹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

魚子棠傳何以齊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

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

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彊生哀伯。遂生伯氏。餅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筆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取其音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

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彊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喪爭臣。按公羊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彊與益師同無罪。而彊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闕本。監本。俠上有据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据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据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

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

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

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繆郊惡之言圍師

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

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

言疆也〔疏〕

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葦歲將為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墮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

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徵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嘗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諶衍

# 公羊義疏八

隱六年

盡七年

##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

唐石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

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

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緇春申道緩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卽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假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繻繻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 何言乎墮成〔注〕 据疊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

也。何道墮成。〔疏〕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為而言此。○注據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敗其成也。

〔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注鞏伐至與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

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

〔疏〕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據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為內諱與。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未無也。此傳發者。解

鄭稱人為共國辭。〔疏〕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未作未。誤。何訓為無。明當作未。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未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注未無也。小爾

雅廣話云。未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高注。未猶無也。○注此傳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未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為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注〕據無戰伐之文。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疏〕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為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

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為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



也。据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郕。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

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据鞏至敗績。○鞏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爲難焉。

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鞏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

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

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

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

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彘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彘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鞏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閻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据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爲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

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僞誤。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僞戰日者。舊疏云。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穀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蠶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誓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

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遠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邳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

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

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

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

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卽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厯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四時也。○注過歷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據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

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

釋文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干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鐘云。尙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厯志。劉歆說曰。夫歷春

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造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襄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書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遠分。至啓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墓弒。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褒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褒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

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

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

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勸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讖久役也。上四年。莒

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讖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蕃人。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驅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暮。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羸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

魏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論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魏王時事故得有論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論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 七年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

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鄙入于齊

### 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

注叔姬至媵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

虎通嫁娶云備姪婦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婦者女弟叔姬伯姬姊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婦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婦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矚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姊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婦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婦從之祁祁如雲婦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

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為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為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嫡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姊也。伯姬卒。叔姬升為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鄫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紀為齊滅。紀季以鄫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傳其言歸于鄫。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鄫為齊附庸。處齊。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責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鄉。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鄉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鄫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為媵乎。直是妄說。

### 滕侯卒〔疏〕

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鄫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

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



禮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據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據大至子男。不

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

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

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慕賢親內。襄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襄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襄文。使與大國無嫌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

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

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號。若大國稱侯。襄亦稱侯。

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稱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弒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

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襲之以禮嗣

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

通義云美惡易見不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羣事

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續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譚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弒卽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衛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弒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

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治。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治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襲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禮。所以懷諸侯也。明子癸爲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薛不襲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襲是也。

### 夏城中丘〔疏〕

杜云。中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

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

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

注上問至書也。○按。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

間邑也。間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間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間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

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

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

城邑例時〔疏〕

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勸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今至壞敗。○宋本闕本監

本。毛本闕。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輒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素隴。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涂。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卽下九年夏城郟。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論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

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据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据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

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

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

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

隸釋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

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嬀故許之卒歸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闔本監本毛本作公饒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嗣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

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賈逵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實。實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實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賈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詩采芣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豢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瓊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鷹也。據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會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

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覲天子亦於廟，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責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 秋公伐邾婁〔疏〕

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據此以難盟，不書日也。

###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

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

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崧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汎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有汎亭。

享。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鄗土。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據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規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駁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間。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

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卽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

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殘。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維。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覆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

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

大夫也〔疏〕

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為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

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

重兩舉之〔疏〕

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郟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

言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為伐凡伯問故加之也 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 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

如不言伐〔疏〕

注據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

〔疏〕

注尊大至國同○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

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

曷為大之〔注〕据王子突繫諸人〔疏〕

注據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

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殺。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不與夷狄

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

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

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

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秦族訓。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遼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傳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解廆。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

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其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

注据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

大

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

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殮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旣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逼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復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徵舒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公羊義疏 八

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 公羊義疏九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為主明當戒慎之無

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

杜云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樊徐廣曰句陽有垂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

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疏〕

唐石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作郕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郕左氏作郕下同古方兩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

爲柄念就篇郕勝箱注郕一作昉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郕郭璞曰郕鄭邑左傳作昉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昉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昉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昉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昉城卽古昉邑也方輿紀要昉城今費縣治

###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輿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郕亦見鄭伯之背叛矣

郕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橐穀而已歸郕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

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緇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

于禰祖。用特是也。〔疏〕

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

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闢。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闢之士。以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闢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訪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燔柴以祭

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覆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性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性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旣祭天，自未有不祭地。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燂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壇宮，加方明，四傳摺，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



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尹曰：伊尹禋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而可知。汪氏申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拜，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肇明堂於臺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土，鄭注：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齊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關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日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共其費者，謂殫牢，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彙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表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森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孝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襄四非。○注歸邠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訪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訪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

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泱哀八年。齊人歸譖及憚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緇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守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玆。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德。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癩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土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莪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皆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莪尙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尙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尙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

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尙書人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乎。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即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遠曠。因讖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當卽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牛也。祖下及禴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禴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者。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邴〔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

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

也。明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也。

〔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昉田。知此入昉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邾者。致邾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邾伯也。明

我無欲于邾。宛既來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邾。為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

〔疏〕

注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

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邾。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為信。

其言我何。〔注〕据吳

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

注据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

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

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入承鄭歸邾下。嫌內外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為有內外不別之嫌。

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

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邾。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邾在泰山之下。遠鄭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邾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

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邴為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飾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六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為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

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為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為夏至。故移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

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褻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疏〕

注宿本至之也

○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為稱字。曷之也。曷為褻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因其可褻而褻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褻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褻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為先與隱公交接。故褻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襄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發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徵者，也是與徵者也。與徵者盟功薄，故僅褒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葬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徵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

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

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

〔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而葬，從主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

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

浸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宮  
○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卒何以日而葬

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疏〕

注赴天至以告○上

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督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禮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

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

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卽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榦枝旬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豕渡河子讀楚檣杙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徽者監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

說文邑部有鄒字，云地名，疑即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

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桴，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桴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閭。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閭也。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諱云：據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為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據。辛卯為八月之晦日。

公曷為與微者盟〔注〕據與齊高偃盟諱之〔疏〕

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注據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為不言公

諱與大夫盟是也。

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

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為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疊有緣語，為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

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為賓君祭大夫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摠者其義通于春

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衆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為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為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譌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忍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為至失之○隱為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詔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入邠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肖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為與上輸平入邠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邠田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至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

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棧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蠲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彊卒氏公子〔疏〕

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彊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

作据疏中標注亦作

据公子彊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駭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

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顯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

季丹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

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禮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者。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古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傲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

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雖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

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

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

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漉漉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衆經音義引劉瓛注。電也。震爲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闕本。監本。毛本作冰雪。經義疏云。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雖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鳴。誤。皆謬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雖雷。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雖。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鳴條。雉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鳴。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鳴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尙始聞於地中。則雷電爲異明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五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鳴。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鳴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孚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羣驕蹇將弒君。黷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曰。卽此文是。歷日者月。卽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還。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

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

### 隱公之象〔疏〕

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傲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傲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傲作。引此傳。傲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傲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傲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傲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傲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傲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傲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傲與椒聲義同。說文土部。椒。氣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傲同。則氣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衡。傲動也。通義云。傲。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傲義。非訓傲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早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鐘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兩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間。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

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 俠卒〔疏〕

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

### 者少略也〔疏〕

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樂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臨。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殯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爾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 夏城郎〔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郟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繇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邳岐周文之後封于邴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

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邴因以爲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邴如防卽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尙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

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

校也〔疏〕

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村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魯有隙是也惟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襲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

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校，非。何讀為交接之交，言前為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幡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為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為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

### 夏。聶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聶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据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

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聶也。上

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考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据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伐鄭事，故終貶於隱

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聶之弑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聶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

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

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云郟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部。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部城，北部城，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部耳。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一統志：郟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郟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郟卽古郟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卽宋滅郟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郟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郟，誤切郟國尙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臧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部：郟，宋下邑。疑卽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闕不日也〔疏〕

注据取闕不日○卽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是也。

一月而再取

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

通義云：十日之閒而再取邑，志疏數也。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据取

潮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

注据取至不日○卽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郟，取潮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

郟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

動〔疏〕

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鄆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遂北公敗宋師于營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

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注〕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

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

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

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為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為大惡故為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為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為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為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濇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為楚靈齊桓

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醉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踟躕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黜數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者。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王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子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 秋宋人衛人入鄭〔注〕

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與侵伐

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戴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戴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

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戴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戴釋文引字林作戴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留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間移治黃河北岸故屬衛輝矣水經注汲水篇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留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甌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戴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卽臺字與然甌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

###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据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

注据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

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

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

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

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

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讓邦法注屬猶聚合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擿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虜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疏〕

十月無壬

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鄭。○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

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魯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曰：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矣。

###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

滕縣地。

### 其言朝何？〔注〕据內言如。〔疏〕

注据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

### 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

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

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纒，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敎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



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脫君親致饗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是

其兼言之何〔注〕据穀鄧來朝不兼言朝〔疏〕

注据穀至言朝○卽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鄆爲侯爵故與

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

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

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疏〕

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滕子

爵薛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襲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襲滕薛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襲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際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荆人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据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厭慶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

亂誑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為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為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為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覲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來。祁也。熒陽縣東有釐城。祁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簫。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

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熒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祁。古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麋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熒陽縣遠矣。會例時。齊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

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

月無壬午。據歷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釐。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閩本。同。監本。毛本。構。作構。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啓衅。身遭篡弒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邾。十年取郟。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

災。上五年八年。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詔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釁。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憂。外內並生。內謂子釁。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之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据莊公書葬。〔疏〕注据莊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据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弑。亦不合書葬也。隱之也。

〔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

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爲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

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

而不說。而杜氏因爲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何隱爾弑也。〔注〕爲桓公所弑。〔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弑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職曰。弑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弑則何以不

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

注据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

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寧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

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宥之誅貶讒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

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

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

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

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讎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

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賊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閔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據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卽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卽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言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

師之爲  
誤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注〕据莊公薨于路寢〔疏〕

注据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

君子憫而  
宥之也

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僇尸之處〔疏〕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

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僇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僇不必被殺者始目僇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僇之一作強通作僇仆也僇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僇言國不顧仆也

隱何以無正

月〔注〕据六年輸平不月〔疏〕

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据爲難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

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

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

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賤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

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 公羊義疏十

桓元年

盡是年

##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

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子寯。而立子允。是為桓公。是也。

##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位立闕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

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即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盟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為位。又周邲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戰敦銘。蘇公入右。截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即位。少見即立矣。

##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

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

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傳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即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據為難。如其意也。

〔注〕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

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

弑

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据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子元年。而注子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之癡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肯。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卽位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不諱。而猶書卽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卽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

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弒君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咸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春秋爲明倫之善。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卽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卽爾注。卽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卽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卽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書所言禘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卽位。剋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

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廟。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卽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皆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福淺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閒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侯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殯卽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

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

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

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

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稷。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跡，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亦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闕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實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

詩闕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寰字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昉易之，而祀周公。

###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疏〕

注据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

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昉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鏞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据裴駮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則不可言也。按杜

孔此解深。得經旨。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辭。〔疏〕注据取至敬辭。○舊疏云。即襄八年齊人取謹及偃之屬是。有天子存則

諸侯不得專地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

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

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 〔疏〕

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章注引唐尙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一，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

出入其禮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卻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卽至一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入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代以爲不知何氏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



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觀。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衆寡竄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餼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臯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章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觀。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繡。繡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是也。○注。尙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敷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敷納以言。義異。敷奏者。自下言之。敷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山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員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眡。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齊宿。實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

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疆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什壹地是也。壹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甸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旛。誓。卽告也。又云。乃謁闕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闕。又云。闕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國道之。是使者既謁闕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遇。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下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覲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親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親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為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親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為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為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按上會為假田。故以惡移鄭為外為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為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為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

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

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疏〕

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即取此為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魯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

即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助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長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遠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

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

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鄆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即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閒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

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

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分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疏〕

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爲

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歲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 公羊義疏十一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

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墨夷墨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

〔疏〕

注及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鬻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

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說文答問云

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保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備備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僂一本作僂敗也欺也西征賦曰察位僂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僂以頓顛注引禮記喪容僂僂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即

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僂之解也累蓋卽彙之省說文糸部彙纒得理也禮樂記彙彙乎如貫珠由連纒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彙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彙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

湘彙李善注諸不以罪死曰彙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欒信云累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

不賢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

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

〔疏〕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爲嫌矣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

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



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見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是以不書。故據之也。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

以稱字見先君死〔疏〕

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

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仇牧。褒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

其義形於色奈何〔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奈。

非鄂本作奈。三年同。奈者如也。國語晉語曰。奈吾君何。奈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是也。

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

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

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

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齊。舉陶。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

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善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讎孔父明甚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子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拮擗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旣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况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禮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彗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諡若字又

傷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

走也傳道此者明傷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傷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疏〕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悃悃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弑哉。此吾所悃悃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興。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

也。〔疏〕

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

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荷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卽爲君扞禦。人莫敢致難之意。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儼。釋文作嚴。云本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傳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煌浦鐘皆誤會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荷息。社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遠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

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遷從本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嚙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

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

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

遠也。所見異辭，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

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

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

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云：彼以臣之故，欲見君之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之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屬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雲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繁露又云：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据觀魚諱。〔疏〕

注据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

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据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据此也。

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

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

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宮書本。明閔齊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菱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譌字。菱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賊。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賂注。實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光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十二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鼎，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郟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

〔疏〕

注据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

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

即此部鼎是也鼎得之部故從其本主名名之

曰郜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部

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

如牟婁是

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為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据錯〔疏〕

注据錯○舊疏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

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

注即就也○說文月部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

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据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為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已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為此人之器明日可為彼人之器

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

〔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卿。大夫五。元十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

取。亦止能謂之郜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郜。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郜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丘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醴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適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鼈。不矣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平糶。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鄆。鑄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威。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

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土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屬鬯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遺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

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

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

也此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

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

〔疏〕

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瀟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

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

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

解。故云爾〔疏〕

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素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

之辭〔疏〕

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卽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臯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

也。辭

若楚王之妻媢無時焉可也〔注〕媢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

者。從可知省文也〔疏〕

注媢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媢。廣雅媢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媢妹爲媢。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媢也。媢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

○言楚王以媢爲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都大鼎鑿部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

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麻。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月

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

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

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疏〕

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

○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遂○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卣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舊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日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

有菴云。嘸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威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所尸謾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謾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尙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鐘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尙。否則下尙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

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

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

恒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郟。十二年。公會杞侯于盟。子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侃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

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喪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喪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喪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昂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傅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恆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子。○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卽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

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

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水東經鄧縣故城南，左入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

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

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儷，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圍。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麗，儷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蓋鄧與會爾〔注〕。

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



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

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

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其不賢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

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鄆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

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我盟于唐〔注〕不日者我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

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

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為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

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

而至〔疏〕

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廬，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卽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

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齋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卽隱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

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

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

杜云。羸齊邑。今泰山羸縣。一統志。羸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羸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羸。成晉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恆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昉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尙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麻也。非魯司麻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甯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麻。旣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旣習杜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

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二年有王。見始者。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卽位之時。自知己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枋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卽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謂弊殷葬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晉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

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為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

甯氏誅繼受蒲者為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為衛之畿邑矣今為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

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

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注在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泄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泄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東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泄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誓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臠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慄以緘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緹下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据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据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据以為間。近正也。〔注〕

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

古皆以胥命為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為善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為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為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真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

盛左氏穀梁作鄭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鄭爲魯地其卽後爲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杞作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

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厯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厯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

以爲六月元史厯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厯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左晝食六分一十四杪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清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

夷狄〔疏〕

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馳既不是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黓斃也訖事之樂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沔可小康箋沔幾也亦通既爲小

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

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象。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卽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鄭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鄆。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旣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子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旣。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旣。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讖。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勸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讖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

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送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弱未命者同，故一見公

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疏〕

杜云：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

齊侯于下讙，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鄆，魯下邑。三傳皆作讙。鄆，正字。讙，假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鄆及圍，是亦作鄆。今三傳本亦皆作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

# 姊妹不出門〔疏〕

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

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讙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讙。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誠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

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擊。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擊。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据謹魯地。〔疏〕

注据謹魯地。○上傳云。越竟送女。故

知謹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

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

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

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

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

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

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鞶何以不致〔注〕据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

注据遂至齊致。○見宣元年。

得見乎公矣〔注〕本

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鞶當并致者。鞶親迎。重在鞶也。上會謹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鞶。故不復致。不就謹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据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

重之〔疏〕

穀梁傳其不言鞶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鞶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子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

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鞶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不即見公。則鞶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鞶杜云。不言鞶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說。則尙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謹致。即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謹上。按。若謹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謹。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僖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

注方分至以書○若但問何以書與下復問大有年不明

以喜

書也〔疏〕

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

大有年何以書亦

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

〔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黽隹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

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見宣十六年經

大

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

注謂五至成熟○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

僅有年亦

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

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

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秬，滅此耗俗字。

